



世界流行科幻丛书

主编：姚海军

杀人、换躯、性、死亡、重生……

在意识存储的新时代，古老的犯罪和侦查过程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新面貌实施、展开

ALTERED CARBON

赛伯朋克硬汉派侦探科幻小说

副本

【英】理查德·摩根◎著 崔正男◎译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赛伯朋克硬汉派侦探科幻小说

副本

ALTERED CARBON

【英】理查德·摩根◎著 崔正男◎译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THE Altered Carbon by Richard Morgan

Copyright: © 2002 BY Richard Morga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ictor Gollancz Ltd,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SCIENCE FICTION WORL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副本/[英]摩根 著; 崔正男 译.

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0. 12

(世界流行科幻丛书)

ISBN 978-7-5364-7112-2

I. 副… II. ①摩… ②崔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3525号

图进字:21-2007-15

世界流行科幻丛书

副 本

著 者 [英]理查德·摩根

译 者 崔正男

主 编 姚海军

责任编辑 宋 齐

封面设计 漆 龙

版面设计 漆 龙

责任出版 邓一羽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

印 张 15.75

字 数 350千

插 页 2
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1年8月成都第一版

印 次 2011年8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
套 价 38.00元

ISBN 978-7-5364-7112-2

■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目录
CONTENTS

楔 子	1
第一部 抵达	7
第二部 反应	101
第三部 同盟	187
第四部 劝服	321
第五部 复仇	397
后 记	496

楔 子

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，我坐在渐渐有些泛白的厨房里，叼着一根萨拉的烟，倾听窗外大旋涡^①的潮声，等待天明。米尔斯伯特城已经沉睡了许久，但远处的海岸边，潮水依然不知疲倦地一次次拍打着沙滩，汹涌的潮声涌入城市，席卷空荡荡的街道。一层优雅的薄雾也从大旋涡中升起，仿佛一卷卷连绵不绝的薄纱，笼罩城市，给厨房的窗户蒙上一片模糊的水汽。

药物的刺激让我无法入睡，我只好再次清点一番残破餐桌上的所有物件，这可能是今晚的第五十次。在黯淡的光线中，萨拉的H&K霰弹手枪反射着朦胧的光亮，枪柄上的弹匣口大开着，没装弹匣。那是一件暗杀武器，小巧精致，完全无声。弹匣就放在旁边。她在每个弹匣上都缠了绝缘胶带，以区别弹种：绿色的是麻醉弹，黑色的是致命蛛毒弹。大多数弹匣都缠了黑胶带。绿色弹匣大部分都在昨晚用掉了，好好招待了格米尼生化企业的保安们。

我的装备没这么精致：一支银色的大号史密斯&韦森，四枚用剩下的迷幻剂手榴弹。环绕弹体的细红线似乎闪着微光，仿佛要从束缚自己的这具金属躯壳上解脱出来，浮到空中，与我手中烟头升起的那几缕青烟融为一体。头脑飘忽，眼前的日常物件都引起幻觉，这是我昨天下午吃的四甲基药物的副作用。状态正常的时候我并不怎么抽

①原指挪威西海岸的大旋涡，这里被嫁接到哈伦世界港口城市米尔斯伯特的海岸。

烟,但粉防己碱^①总会强化我对烟草的渴望。

从遥远的海潮声中,我分辨出一些异样的响动,那是直升机旋翼划过夜幕的声音。

我按灭烟头,略微稳定了一下情绪,走进卧室。萨拉还在沉睡,轻薄的被单下,曼妙的身姿宛如一条低频正弦曲线。一缕蓬松的乱发遮住她的脸庞,一只纤细颀长的玉手搭在床沿边。当我站在床边欣赏她身姿的时候,窗外的夜空划过一道亮光。那是哈伦世界一颗外层轨道防御卫星正在校验武器。沉闷的雷声滚过苍穹,天空和窗框都在摇晃。床上的女子惊醒过来,伸手拂开眼前的乱发,清澈的眼波流转,落在我的身上。

“你在看什么?”声音中还带着几分半睡半醒的沙哑。

我微微一笑。

“别跟我扯淡。快说,你在看什么?”

“随便看看而已。快走了。”

她抬起头,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,脸上的睡意顿时一扫而空,马上坐起身。

“家伙呢?”

这是警察常说的黑话。我脸上又露出笑容,那种老搭档之间默契无间的笑容,指指屋角。

“把我的枪拿过来。”

“遵命,长官。黑的还是绿的?”

“黑的。除了避孕套,也就这玩意儿比较可靠。”

我走进厨房,给她的霰弹手枪装上弹匣,眼角的余光还扫了一下自己的武器,没理它。不过,我还是顺手掂了一枚迷幻剂手榴弹,攥在空着的那只手里。站在卧室门前的走廊里,我两手分别掂掂两件武器,好像在分辨哪个分量更重。

“长官,你用这把枪,是因为生殖崇拜吗?”

^①一种抗高血压的药物。

萨拉从额前披散的蓬乱黑发中抬起目光，她正往自己光洁如玉的大腿上套羊毛裤袜。

“伙计，你的枪管才比较长吧。”

“尺寸不是——”

这次我们都听到了：门外走廊上传来两声金属的咔嚓声。我们目光相遇，那一瞬间，我在她的瞳孔里看到了自己的惊惧。然后我马上将已装上弹匣的霰弹手枪抛了过去，她伸手接住。就在这时，轰隆一声巨响，整个房间都快被震塌，爆炸的冲击波把我推向一个墙角，将我掀翻在地。

他们一定事先用红外探测器锁定了我们在屋内的位置，然后用塑胶炸弹轰掉了整面墙壁。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突击。下一个瞬间，一个矮壮的突击队员已经踏着倒塌墙壁的瓦砾冲进屋内。他戴着防护严密的面具，护目镜像昆虫复眼般硕大，戴着战术手套，端着一支短管的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。

虽然还躺在地板上，头晕耳鸣，我还是马上把那枚迷幻剂手榴弹投向敌人。其实它没用，除非砸到敌人的脸上，撞破他的防毒面具，但这一瞬间，对方无法确认向他飞来的手榴弹里装的是辣椒面还是烈性炸药。他用枪托砸开手雷，跌跌撞撞地后退，护目镜后的双眼瞪得像铜铃。

“卧倒！”

萨拉此时跌倒在床边的地板上，双手抱头，抵御刚才爆炸的冲击波。她听到敌人的喊声，借着虚张声势的攻击赢得的时间，突然起身开火。我看见敌人在倒塌的墙壁后面挤作一团，躲避想象中的手雷爆炸。萨拉向最前面的那个突击队员开了三枪。隔着一个房间的距离，我依然听到了单分子毒针穿过房间、钉在人身上的蚊鸣般的响动。那些毒针无声无息地穿过他的作战套服，刺入他的皮肉，蛛毒迅速侵入他的神经系统，他发出一声疲惫的呻吟，类似于一个人用尽全力也搬不动面前的重物时发出的那种呻吟。我笑了，准备站起来。

萨拉的枪口依然指向墙外的目标,但第二个突击队员却从另一侧的厨房走廊里冲出来,突击步枪喷出凶猛的火焰,把她打翻在地。

我还没来得及站起来,就双膝跪地见证了萨拉的死亡。那一刻时间过得无比缓慢,好像慢镜头回放一样。那个突击队员压低枪口,努力控制步枪全自动射击时闻名于世的后坐力。床第一个遭殃,很快被撕成鹅毛和布屑纷飞的碎片,然后就是萨拉,弹雨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她的身体。我眼看着她的一条小腿被打烂,然后是躯干,腰腹间血肉横飞。接着,她在弹雨中倒下了。

突击步枪喘息着停止了咆哮,我挣扎着站起来。萨拉面朝下趴在地上,好像是为了掩藏子弹对她躯体造成的创伤,但地上的血污却足以说明一切。我脑海里一片空白,只知道冲出墙角扑向敌人。那个突击队员发现我时已经来不及掉转枪口,我俯身前冲,猛地撞在他腰上,把他推回厨房。步枪的枪管撞在门框上,从他手里飞出去。我抱着他重重地摔倒在厨房地板上,然后才听到身后步枪坠地的声音。借着这股蛮劲,我骑在他身上,压住他不停挣扎的胳膊,双手揪住他的脑袋,结结实实地砸在地上,像砸开一个空心的椰子。

透过面具上的护目镜,我看到他的目光一下子涣散了。我再掀起那颗脑袋,狠狠砸在地板上,坚硬的脑壳渗出湿漉漉的液体。我抹掉潮乎乎的脑浆,继续砸。我的耳朵里在轰鸣,仿佛有巨浪汹涌,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从我喉咙里涌出的咒骂咆哮。砸到第四下或者第五下的时候,我背上好像挨了一脚,一条木桌腿在我面前裂开,几根木刺以奇妙的姿态飞了出来,其中两根扎在我脸上,我感到一阵刺痛。

不知道怎么回事,充斥心中的狂怒情绪突然消失了。我温柔地放开那个突击队员的脑壳,伸手摸摸被扎疼的脸,这才意识到我中弹了。子弹一定是穿过我的胸膛,打在面前的桌子腿上。我呆呆地低头看,发现一团紫黑色的污迹正在胸前衬衫上散开。看来我猜对了。我胸前被人开了个大窟窿,足以放进一只高尔夫球。

疼痛随之而来。那种感觉好像被一根粗粝的螺纹钢通条刺穿胸

腔。我抬起头，摸索着那个伤口，把两根并拢的手指插了进去。指尖被伤口处碎裂的骨头茬子刮得生疼，然后又感到某种薄膜似的东西在怦怦跳动。子弹一定没打中心脏。我咕哝了一声，试图站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在嗓子里变成咳嗽，嘴里泛起一阵血腥味。

“不许动，狗娘养的！”

一个年轻的声音在我身后吼道，带着些许颤抖。我疼得蜷下身子，回头看去，一个年轻警察双手紧握手枪，站在门口瞄准我。他明显有些发抖。我又咳嗽了几声，转身靠近桌子。

那把银色的史密斯&韦森现在与我的视线同高，正躺在两分钟前我搁它的位置。对它而言，这两分钟好像什么也没发生，萨拉还活着，一切如故。两分钟前我本有可能拿起枪，我当时甚至这么想，所以为什么现在不去拿呢？我咬咬牙，把手指又往胸腔深处捅了捅，然后往上一搅，喉咙里又涌上一股新鲜的血液。我用另外一只手扶住桌沿，回头再看那个警察。我能感到自己的嘴角向两边咧开，脸上露出的表情应该更像笑容而不是苦相。

“别逼我，科瓦奇。”

我又往桌边靠了一点，大腿顶住桌子腿，使劲喘息，牙齿间嘶嘶作响，喉咙里泛着血泡。那把史密斯&韦森好像童话中穷人在森林里捡到的金子一样，闪着诱人的光芒。我眼眶里一阵发紧，厨房里的一切仿佛都变成蓝色，耳朵里依然有海潮轰鸣。

“我说了别——”

我闭上眼，把枪抓在手里。

第一部 抵 达

(超空间下载)

1

死而复生是一种痛苦的经历。

在星际联盟特派探员训练营里，他们教会你如何从存储状态中醒来：放空心智，自然浮起。那是你加入他们队伍的第一天、那些教官给你上的第一课。训导室里，站在我们面前的是眼神冷峻的维吉尼亚·维杜拉，她曼妙的舞者身躯掩藏在毫无线条的特工连体服中，非常可惜。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她说，到时候你自然能适应。十年之后我又遇到她，那是在新神奈川星球法庭的被告席上。她被判一百年，罪名是重度武装抢劫和生理伤害。被押出法庭时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别担心，孩子，他们会存储好的。”她低头点上一支烟，狠狠地把烟雾吸进那个即将不属于她的肺里，然后向走廊走去，好像只是去听一次沉闷无聊的任务简报。从那狭窄的单元门缝里，我看到她步履坚定满怀骄傲，然后我就对自己喃喃地重复那句话，仿佛咒语。

别担心，孩子，他们会存储好的。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。它是对刑罚体制的一种阴郁的信任，只有它可以引导你、激励你，让你以平和勇敢的心态面对那让人发疯的刑期。你的所有感受、所有思想和所有的一切都会在刑期开始的那一刻被凝固封存，直到刑期结束时才原封不动地解冻出来。如果你当时满怀焦虑，肯定没什么好处。最好放松心态，听之任之，保持平和心境，直到重获自由，自然浮起。

如果你还能回魂的话。

我拍打着水花从水柜中翻身而起，一只手摸索胸前寻找伤口，另一只手还紧握着并不存在的武器。重力如铁锤般压下来，我又跌回水柜的凝胶液体里。我一阵乱扑腾，一只手肘磕在水柜边缘，疼得厉害，但还是抓住了柜沿。几团黏糊糊的凝胶涌进嘴巴，灌进喉咙。我赶紧闭上嘴，手紧紧抓住柜沿。那些胶状物无处不在，它们渗进我的眼窝，塞住我的鼻孔和喉咙，滑腻腻地糊在手上。重力一直在拖着我向下坠，光滑的手指几乎抓不住柜沿，胸口仿佛压了块大石，要把我一直按在柜底。我在水柜里拼命挣扎。这也算是悬浮储存柜？我快淹死了。

突然，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我的胳膊，用力拉我坐起来。差不多与此同时，我意识到胸前并没有伤口。有人拿条毛巾在我脸上胡乱擦了几下，让我重见光明。我决定等一会儿再来体味重见天日的喜悦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把那些凝胶从鼻孔和喉咙里倒出来。差不多半分钟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坐在那儿，低头费力地咳嗽着，同时想搞清楚为什么重力会如此之大。

“果然是训练有素。”一个生硬的男人声音在身边响起，这种嗓音在司法部门里很常见，“在调查局里，他们到底教了你些什么，科瓦克？”

我明白了。在哈伦世界，科瓦奇是个极其普通的名字，没有人会念错，但这家伙却没读对。他的语言应该是外世界美语的某个变种，但即便考虑到语言差异，他也不该错得这么离谱。我名字的最后一个音应该是斯拉夫语的“奇”，而不是重读的“克”。

一切都太重了。

我混沌一团的意识突然醒悟过来，就像一块板砖敲碎了霜花密布的平板玻璃。

这是外世界。

顺着这个思路走，应该是有人得到了武·科瓦奇的意识包，转运发送。既然哈伦世界是格里莫星系中唯一有人居住的星球，这就说明我

的意识经过了跨星系转运——

运到哪儿了？

我抬头看去。水泥屋顶上装着刺眼的日光灯管。我坐在一个敞开的粗糙金属柜体里，茫然四顾，好像一个古代的飞行员爬进机舱，却发现自己光着屁股，忘了穿飞行服。这里有一长排金属柜，大约二十来个，我所在的这个只是其中之一。这排柜子一头顶在墙边，另一头是一扇紧闭的、看上去沉甸甸的铁门。这里气温很低，四面都是光板墙壁，甚至没刷一点油漆。这可挺离谱的。哈伦世界的转生室至少会漆成浅色调，服务员也都很漂亮。不管怎么说，既然能从这个柜子里醒来，就说明你已经还清了对社会欠的债。至少他们该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开始，让你打起精神，重新做人。

我面前这个男人显然很难用“阳光”来形容。他大概有两米高，看上去似乎在得到这份正式工作之前一直都在角斗场做兼职，徒手搏杀猛兽。他胸前和胳膊上肌肉隆起，仿佛盔甲一般；头发极短，完全遮不住那条从头顶延伸到左耳的吓人伤疤；身上穿着一件带肩章的宽松黑色上衣，胸前还有个磁碟标志。此刻，他正瞪着一双漆黑的眼睛，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眼神冷静地注视着我。刚才拉我起来之后，他就退后一步，跟我保持在一臂之外——完全符合操作手册的要求，看来这是个熟练工。

我按住一个鼻孔，用力擤出另一个鼻孔里的营养液。

“能告诉我这是哪儿吗？还有我应享有的权利之类的？”

“科瓦克，现在你没有任何权利。”

我抬头看去，看到他脸上浮现出一丝残酷的微笑。我耸耸肩，用力把另一个鼻孔清干净。

“能告诉我这是哪儿吗？”

他踌躇了一下，瞥了一眼日光灯管横布的屋顶，好像跟我交代这一信息之前自己还得先确认一下。最后，他重复了我刚才的动作，耸耸肩。

“当然，为什么不能呢？你现在是在湾城^①。对，湾城，地球的湾城。”他脸上又浮现出那种冷酷的微笑，“这是人类的故乡。最古老的人居世界，哦哦哦。”

“珍惜你白天这份工作吧。”我严肃地对他说。

医生领我穿过一条白色的长廊，地上满是轮床推动时橡胶轮子碾压的痕迹。她步履轻快，我几乎都跟不上。此时我身上只围了一条最普通的灰色毛巾，营养液随着我的脚步滴了一路。她的态度表面上很和蔼，但深处似乎暗流涌动。她臂弯里夹着一大摞文件副本，怀里还抱着一些。我很想知道她一天要接待多少个转生者。

“接下来的一两天里你应该尽量多休息，”她照本宣科地说，“你身上可能会有几个地方轻微疼痛，不过这很正常。睡眠会帮你度过这一切。如果你有任何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以前干过这事。”

我不是拒绝与人交流，我只是想念萨拉。

我们在一扇侧门前停住，里面小房间的毛玻璃墙壁上嵌着淋浴喷头。医生领我进了房间，站在原地盯着我看了一阵。

“我以前也用过淋浴。”我向她保证。

她点点头，“洗完之后，走廊尽头有部电梯。坐它上一层楼。警察在那儿等你，要跟你谈点事情。”

训练手册上说，刚植入新躯体的时候，要尽量避免肾上腺素分泌。不过她很可能事先看过我的档案，不认为约见几个警察对我而言算是件大事。我努力与她保持同感。

“他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他们可没告诉我。”她的语气里似乎有点不该被我察觉的挫折

①作者笔下未来地球的湾城，应该大体就是现今美国的旧金山城。现在的旧金山市及其附近地区通称为“湾区”，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。作者在这里提到“湾城”，一般美国读者都会明白这是哪里。

感，“或许您声名远扬，惊动了他们。”

“很有可能。”我活动了一下陌生的面部肌肉，挤出一个笑容，“医生，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，我是说地球，从没跟这里的警察打过交道。现在我的处境是不是有点不妙？”

她看着我。我从她的眼神中读到许多复杂的意味，有恐惧，有好奇，还有一丝蔑视，仿佛一个失败的改革家。

“面对你这样的人，”她最后说道，“处境不妙的应该是他们吧。”

“也对。”我平静地回答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，然后做了个手势，“更衣室里有镜子。”她说完便离开了。我瞥了一眼她指的更衣室，不敢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面对镜子。

站在淋浴的水流中，我吹着不成调的口哨，驱走心中的不安。我抹了肥皂，伸手摸索这具新躯壳。它的原主人大概四十岁出头，像游泳运动员一样健壮，神经系统反应敏锐，似乎受过某种程度的军事训练，应该还接受过神经生化改造升级；我自己的躯体从前也升级过一次。我感到肺部有些发紧，说明这人以前有烟瘾，前臂上还有几道明显伤疤。除了这两点外，我没什么可抱怨的。关节和肌肉的细微刺痛会一直伴随你很久，如果够聪明的话，还是早点习惯的好。每具躯体都有自己的历史。如果这种事都能对你造成困扰，那你该烦心的事恐怕数都数不过来。我以前用过几次人造躯体，他们常常在假释听证的时候让你暂时用一下，很便宜，但感觉就像独自住进一间污秽不堪的房子，而且那种躯体的味觉系统永远都是坏的，无论什么东西吃起来都像是咖喱拌锯末。

在小更衣室里，我看到长椅上放着一套新叠好的夏装，镜子就在墙上。衣服堆顶上放着一只简单的钢制手表，手表底下压着一个白色信封，上面以优雅字体写着我的名字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到镜子跟前。

这种时刻总是最艰难的。过去二十年来，这样的事我做了无数次，但直到今天，面对镜子，在里头发现一张完全陌生的脸孔，仍然让

我心头一震。那种感觉就像有人从全息图像中拉出一个人，让他站在你面前。前几次照镜子，你觉得面前是个陌生人，从镜框里向外看着你。然后，就像焦距慢慢清晰，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形象浮现在那人的面具之后，紧贴在外壳之下，触手可及。最后，就像切断脐带，你的现在和过去割裂，差异渐渐消失，镜子里的人变成你自己的镜像。

我站在镜子前用毛巾擦干身体，尽量熟悉镜中的面孔。那是一张典型的白人面孔，这对我而言是个不小的改变。从这张脸上我读到的最鲜明显著的印象是：如果生活中有安逸舒适的捷径的话，这位老兄是决计不肯走的。即使在储存柜里泡了这么长的时间，镜子里那张脸依然显得刀削斧劈，风霜磨砺。他满脸褶子，浓密参差的黑色短发中掺杂了不少花白。现在的我目光深邃，瞳孔湛蓝，左眼上还有一道明显的伤疤。我举起左前臂，看看上面的伤痕，琢磨着这几处伤痕是怎么回事。

手表底下压着的信封里只装了一张薄薄的打印纸。信的内容是打印的，末尾有手写签名，字体雅致。

好吧，你现在在地球上了，无数人类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。我耸耸肩，扫了一眼那封信，然后穿好衣服，把信折好，放进新衣服的口袋。最后看了一眼镜子里的那个人，我戴上新手表，出门见警察。

此时是当地时间4点15分。

医生在等我。她坐在接待柜台后面，在一台显示器上填表。一个瘦削严肃、穿着制服的男人站在她旁边。除此之外，再无旁人。

我扫视一圈，视线回到那个男人身上。

“你就是警察？”

“在外面。”他指指房门，“这里不是他们的执法范围。如果想进来，他们需要申请特别通行证。我们有自己的保安系统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人？”

他看着我，神情复杂，跟医生在楼下的时候露出的表情完全一样，